

今日原创
Today's Originals

李贯通◎著

迷蒙之季

入选年度中篇小说十佳

我没有向我的女友说过一个爱字，绝对没有……还有，我是一个拒绝婚姻的男人，我不可能给妻子、孩子带来幸福，只会给她们痛苦与不幸。尤其关键的是我有一个预感，——我的生命将同我的瞎子父亲一样短暂，我深信不疑，每天都等待着那一刻的到来。



华夏出版社

迷 蒙 之 季

李贯通◎著

華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迷蒙之季/李贯通著. —北京:华夏出版社,2004.6

(今日原创)

ISBN 7-5080-3498-8

I. 迷… II. 李… III. 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49930 号

迷蒙之季

李贯通 著

出版发行:华夏出版社

(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:100028)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印 刷:北京京科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:2004年9月北京第1版

2004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开 本:1/16 开

印 张:18.5

字 数:250千字

插 页:4

定 价:23.00元

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,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李贯通

LiGuanTong



李贯通，山东鱼台人。1967年高中毕业，先后当过农民、民办教师、供电局工人。1982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，分配至鱼台文化局任创作员。1988年调入山东省作家协会。现为中国文联全委、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、山东作协创作室主任。出版《洞天》、《正是梁上燕归时》、《天下文章》、《落叶斑驳》《天缺一角》等十几部作品。《洞天》曾获第8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，《天缺一角》获首届鲁迅文学奖，《迷蒙之季》入选2003年度全国中篇小说十佳，另获省级以上文学奖30余项。部分作品译成英、法、意、阿拉伯等文字，在国外出版。

目 录

1	夜的影
53	堤之惑
97	绝药
143	天下文章
201	天缺一角
249	迷蒙之季

夜 的 影

—

不会玷污她姣好的玉体。我们四个都是光棍。每人带烧饼十个！圆月从枣树的死杈上挣扎出来。有灿灿的紫气弥漫。一对苟合的男女……我什么也没看见！

夜来了。提心吊胆，鬼鬼祟祟，豪迈壮丽，豁然领悟……一生之中，这是最最难忘的一夜了。

这个夜将全小队的人拢进仓库院里。破败不堪的院子，有史以来还没有负载过如此之多的血肉之躯：欢庆初级社成立的时候，十盘火炉大炼钢铁的时候，第一次学唱语录歌的时候……人们感到院子在沉坠，两脚在凹陷。初秋的风在院子里兜着圈吹，遇到屋檐下参差蹿出的苦苇，发出嘘嘘的尖叫；遇到那几棵低矮的梧桐，则在枝叶间恣意地迂曲，极尽猥亵；桐叶飒飒地惨吟了一阵，就有孱弱单薄的折断了，梗儿耷下来；这一些还没有安眠于地，兜圈子的风又吹过来，又一些桐叶噗噗坠落，如纸钱从天撒下。人们的头发齐刷刷地竖起来，喉咙被一根冰凉的带子勒住，耳边似有无数幽灵的泣诉。难堪的静！

一个吮着奶汁的婴儿从母亲怀里摆出脑袋，望着夜空哭叫一声。奶汁从他的嘴角流入襁褓，淡淡的甜腥味被风席卷而去。婴儿再没哭。接着是一位老人的咳嗽。佝偻着腰，一手扶了墙——墙上的土就脱落了，飞入她的袖筒、她的白发间；另一只手揪起脖子里干瘪如草纸的皮，死命地咳着那口痰。痰像长在喉咙里的一颗瘤子。老人恨不得把手伸进去抠出来。一位中年妇女为她捶背。老人作了三十多次努力，那块粘粘的痰疙瘩才重重地砸在地上，——所有的大人都长出一口气。老人每次吐痰都是同死亡作一次搏斗。“比生孩子还难！”老人每每喟

叹不已。院子里又恢复了静。几只蟋蟀在角落里唱和呼应。

心绪安然的反倒是我们四个人。我们在院子中央拾掇着，所有的眼光都聚集向我们。地排车是全新的，苇席也是刚刚编出来的，连褥子被子也是政治队长牛均生的老母亲——那位作三十几次拼搏才能吐出一口痰的老人赶做出的。这样的装备新娘子会满意的，不会玷污她姣好的玉体……多情的新娘，我们已经听到了你的心跳，那是只有圣洁的年轻处子情窦绽裂时才有的心跳，透明的露珠急急地敲在碧透的荷叶上，玲珑的石子匆匆地投入早晨的溪流……地排车连同我们四个拉车人与你一样圣洁。你躺上去吧！这里只有爱，没有烦恼，没有枪声，没有喧嚣，没有你的凶神恶煞的时刻揣着手榴弹的老爹！

身材魁梧的黄东华一气按了七百次打气筒，轮胎的气足了。精细又轻率的徐加力带好了修车工具，以备万一。当然，他也忘不了带他的画具：几支笔，一叠纸。我备好了三节电池的手电筒，用来联络。右派孙互根只顾检查他的鸚鵡笼子，它经得住这一夜的颠簸吗？新洗净的灰色衬衣把笼子裹起来，挡风遮露。他装好了小米和白菜叶。除了这两只鸚鵡，他没有什么家当，没有什么亲人。四清运动开始，他从外地贬到我们这个偏僻的湖滨小镇，接受改造。人们只知道他家是黄河北。老孙是我们四个人中年龄最大的，五十四岁，相当于黄东华或徐加力年龄的二倍，相当于我的三倍。今夜的行动，是由队委会反复思量选定我们四个人的。我，高中毕业，肚子的墨水兴许在关键时刻用得上；徐加力，诡计多端，应变自如；黄东华，力大如牛，地主子弟，一次难得的教育机会；孙互根，老练沉稳，右派分子，一次难得的改造机会。我们四个人的共同之处是：身体好，腿脚快，光棍一条，牵挂甚少。我们不知道各自在想什么，都乐意这趟差事。我们甚至以为自己是幸运儿：每人带十个烧饼，补助生活费伍角，记工二十分。全不想铺展给我们的，有劳累有生命之危。

烧饼还没有拿来。一个群众组织包了全镇的烧饼铺，准备一次大的革命行动。我们的四十个烧饼，是暗暗加工的。

“云厚了，没有星星了！”

一位老汉叫着，喜不自禁。所有的人都抬起了头。夜空，犹如一张破了无数洞隙的深灰色的山羊皮，显得衰败而寒酸，给人以一触即碎、即大块大块掉下的忧虑。洞隙里透出幽蓝的光。羊皮被风扯动着，缓缓地移向西北方。一会儿，全不见幽蓝的光了，天空垂下了许多。

“阴好了，今天是十五，不会有月亮。”

“要的就是阴天。”

“老天爷保佑！”

人们欣喜地为黑暗祈祷。今夜，萤火虫的微光也是我们的对头。孙互根笑着：“还是晴天好。胜也胜在明处，死也死在明处。望着太阳挨皮鞭，也比面对酒席当瞎子强。天能不晴吗？月亮能不出来吗？”

政治队长牛均生走近孙互根，斥责说：“老孙，怎么能说挨皮鞭？怎么能说望着太阳？太阳就是毛主席，毛主席就是太阳。你这样不注意，是特别花岗岩的。”

牛均生是文盲天才。脸瘦得刀削无肉，挤满了雀斑。他身子却健壮结实，真如一头牛。他的品性也如同牛一样憨厚、执拗、朴实。他干了十年粪便管理员，以他的任劳任怨入了党。学“毛选”刚开始，公社举办学习班，目不识丁的他，短短一个月内奇迹般地背熟了《毛泽东著作选读》中的二十篇。他当之无愧地成了政治队长。“谁是我们的敌人？谁是我们的朋友？”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把他的脑袋搅得疼痛混乱。我们小队一个地主分子早死了，除了孙互根以外，都是朋友。右派孙互根又是如何与人民为敌的呢？他实在看不出来，他实在为此而遗憾。他背过的文章大都是不解其意的，他偏偏爱上了“特别”一词。眯起眼睛，口里念上三遍，一遍比一遍慢，一遍比一遍有力。三遍念过，他就沉浸于不可名状的亢奋之中，品尝了一种令人全身舒服的味道，这样的亢奋与舒服能持续好久。“特别花岗岩！”“特别赵公元帅！”“特别无产阶级！”哦哦，他醉了……

“云稀了！”有人惊叫。

疏落的星星嵌在淡蓝的天幕上。深灰色的浮云变为铅灰色，眼看着稀薄，不一会便痕迹不见。人们在叹息，看着东方。东方浸出一片橙黄，如一团着了色的水气冉冉上升。世间的人都觉出了它的潮润。升着升着，橙黄成了杏黄了，杏黄下探出一个亮亮的弧形的额。人们踮起脚的同时，一轮金黄色的圆月浮上来了。它徐徐靠近院子东边枯死了多年的老枣树，擦过枣树的细枝，贴向那个令人生畏的大树杈，月亮再也不能动了。它如一个球，牢牢地卡在那里……那是个“死杈”呀！那儿垂下几根绳子，送走了一个个去往九泉的人：黄东华的老娘含泪走了，为的是给儿子减轻政治压力；从黄河北乞讨而来的孙互根的老娘从这里走了，为的是割断儿子对她的牵挂思恋；牛均生的哥哥

牛老大从这里走了，贫困使他四十多岁还娶不上媳妇，他尝够光棍的苦滋味了……

烧饼来了。

人们围上来，我们转身都艰难。叮哼，嘱咐，抱住我们的手，轻抚我们的头。有位老汉倒过四杯酒，叫我们喝下以壮行色。院子里乱纷纷的。牛队长捧上两本崭新的《毛主席语录》，送给黄东华和孙互根，劝告他们任何时候坚持学习。徐加力的母亲塞给儿子四个鸡蛋、一个纸蛋儿，老人哭了：“加力，再喊一声娘。”“娘。”“给娘磕个头。”……我们去的地方，武斗正激烈，牛均生的老岳父死不同意这门亲事，他又是作战部长，全副武装……难道我们真的要成为廉价的牺牲品？真的要成为啜泣异乡的冤鬼？……我的母亲呢？我正寻找，母亲挤过来。左手擎起一个手指大小的东西，右手中指噙在嘴里，我还没有反应过来，鲜红的血就从母亲中指流出。血染在那左手擎着的木棒上。母亲为我系在腰间，我看清了，它是一只桃木铤，刀削得很精致，一切鬼魅都将在它面前发抖！“娘——”我跪下。娘挤到人群外去。

一轮圆月从枣树的死杈上挣扎出来，升到树梢。它耗去了多少血液。它不那么丰腴了，它面容惨淡了。

“老孙，你的鸚鵡叫得真好听，再让俺们听听行吗？”几位妇女央求。

老孙正神不守舍地在密密人群里寻觅着什么。他揭开裹了笼子的灰衬衣，从我手里接过手电筒，朝笼子里照。他吹声口哨，两只鸚鵡似两叶彩云翩翩起舞，院子里寂然无声，人们的魂儿全都附在那彩云上，身子也轻盈如絮，似在梦乡里畅游。鸚鵡站在了笼中的两根铁丝上，相对而鸣。那个鼻梁呈蓝色的雄鸚鵡叫得清脆热烈，玉白色鼻梁的雌鸚鵡偶尔酬答，却脉脉情浓。叫了一阵，它们跳到一处，亲昵地相互搔痒，脖项相缠，抖首交喙……妇女们低了头。灰衬衣重又裹好笼子。老孙脱口背道：“问人间情是何物，直叫生死相许？天南地北双飞客，老翅几回寒暑！欢乐趣，离别苦，是中更有痴儿女……”我知道，这是元好问的《摸鱼儿》。

“老孙，是毛主席诗词吗？”牛均生问。

“不是，是……歌颂贫下中农的。”老孙说。

牛均生如释重负，对大伙说：“他们四个人为我抢媳妇，也是为大家。贫下中农万岁！唱——”

全院的人都自觉地转向北方（白天唱语录歌则面向太阳——和向日葵一样，这是牛队长的规定），尽管人们看不清北斗，还是仰望着天空。心诚则灵，我们小队唱语录歌时所有人的心都是虔诚至极的。于是在人们各自所凝望的那块迷蒙的幽蓝的地方，都看到有灿灿的紫色向着这个败落的小院照射，向着这群赤胆忠心的人们游移。所有的眼睛都睁大了。所有的眼睛都朦胧了。所有的心都在一片金波粼粼的温煦的海面上剧烈地跳荡。

“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……”

“下定决心，不怕牺牲……”

“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，人民好比土地……”

和以往不同，这次唱的声音并不算大，却格外深情，格外有力。它是整个环宇惟一的声音？是人类的灵魂？是的，一定是的！

歌声还在继续。

我怀着一颗负罪的心退出来。下午我喝的生水太多，此刻小腹锥刺般地疼，雷在里面隆隆吼叫。从老枣树的位置向南走，穿过一个土墙和麦秸垛夹成的胡同，又现出一个僻静而阴森的小院。那是队里牲口点的旧址。几堆坟似的干草、瓦砾，几间塌了顶的少门无窗的土屋。我正解腰带，忽然听得有人窃窃低语。我骇然地蹲下、后退。这里是极少有人来的，尤其在夜里，没有谁冒险到这个常有鬼影跳舞，鬼魂哭泣的废墟上来。我是高中生，是唯物主义者。我终于听清那声音是从一个烂草堆后面传来的，如秋虫唧唧嚶嚶，哀婉悱恻。我狐疑地逡巡而近。月色好暗。

“明天这个时候如果不来，就是……”

“甭说，甭说。你来了咱就去公社。”

“来不了呢？”

“什么都是你的……怕什么？……来吧！你没出息，我想叫天下的人都看见……来啊！……”

“啊……你……”

我的魂儿被什么开玩笑似的摘去了。巨大的压力从身子的周围挤过来，我没有身子了，我只是一棵竖立着的稻草；我没有脑袋了，只有一对昏花的眼睛悬在稻草之上。秋风使我沉醉，在我十八岁的水灵又聪慧的年龄，我有幸早早地看到了人间特有的一种悲喜，造物主特有的一种奇妙之力……啊啊，那两个赤裸着的下身迅速地消融，瞬间

化作一潭盈盈的琼浆玉液……那个远在一方的鸟笼子绊了我。我又是我了，不再是稻草，不再没有脑袋。然而，我向浩瀚的太空起誓，我什么也没看见！我什么也没听见！

“我们走在大路上，意气风发斗志昂扬……”

每次唱过语录歌，都要再唱一遍劫夫的这首名曲。远远的有枪炮声响起，须臾又静了。

崭新的地排车离开院子了。

牛队长的老母亲拦在车子前，给我们磕头。

所有的母亲都迈动着小脚追在我们后面。风势大了一点，有血腥味扑入鼻腔。母亲们的小脚密如鼓点。

再见，母亲——

世界是属于我们的！

二

我们都诧异地发现伙伴们都是那么俊美。这是条就要临产的母蛇。枣树。“我画的是我的媳妇们。”那条蛇跟来了。“重阴必阳，重阳必阴，阴阳失调，祸国殃民……”黄东华坚决地说：“我不想女人！”

平坦的大路并不安全。

每一个十字路口或者三岔路口，都有荷枪实弹的人来回走动。刺刀就在月光下闪着寒光。天上不时掉下什么野禽的惨叫，恰似被刺刀挑中。也有过往的人力车、机动车，多数被卡住，少数放行，极少数不知因了何故被推进路沟。哀求，表白，训斥，触及皮肉，哭泣，哭泣着真诚地唱“抬头望见北斗星”……洒遍月光下的大道。桥头上架起了机枪。

但愿我们的小镇平安。我们回首望着它，殷红殷红。我们总相信这一片红海洋是幸运的，我们的父老兄弟是幸运的。

我们抄小道前进。小道距大公路并不远。踩着酥软的土地，说不出是怎样的惬意。圆圆的月亮高高地悬照着，我们的脸上都溢光流彩。我们都诧异地发现伙伴们都是那么俊美。高大魁梧，平素里人人讥笑笨手拙脚的黄东华，真正成了伟男子。他的呼吸强健有力，是夜的鼓

所有的母亲都迈着小脚追在我们后面。

风势大了一点，有血腥味扑入鼻腔。

母亲们的小脚密如鼓点。



荡的脉搏。他只要朝着东南方深深地一吸，明镜似的月亮就会被他含在口中。他的脸很粗糙，人们常说手指一碰就簌簌地掉下肉渣子。如今看来，冤枉他了！那是一张丰满而细腻的脸，犹如浸在水中的一颗硕大的雨花石，赭色的面容显示出山峦的粗犷与大地的无私——那是所有劳作的人们的依附；那双不大的眼睛清澈深邃，闪射着赤子的纯真与岩浆般的炽热的渴望。平素里尖头尖脑、诡譎如鼠相的徐加力，则成了一位文质彬彬的奶油小生。五十四岁的孙互根尽管身体硬朗如青壮，然而涂了一层蜡的脸无法掩饰其衰老，蛛网般的皱纹牢牢缚住了他的一生，他的灵与肉都在萎缩。直到此刻，我才知道对他的观察是何等偏颇！人的一生呀，如白日与黑夜、表象与内涵平分，为什么要仅仅盯住白日里的他呢？你看，他一手扶定鸟笼，一手平放于膝，端端地目视车后的路，物我皆忘，荣辱皆忘，仙风道骨，超然于尘世。他真年轻！他真年轻！……

车轮飞转着，沙沙地吟唱。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月夜啊！自从有了武斗，谁也不肯来田野里冒险。初秋的田野陌生极了，我们四个人都像是第一次领略它的风采！

凉爽的风烂漫任性，能够从四面吹进你的三万六千个毛孔，再汇聚于肺腑，再液化为奶汁，潺潺的，洗涤着你积淀了若干年月的污浊之气，令你从没有过的畅快，你毫不怀疑你的冰清玉洁，毫不怀疑你已经变得通体透明。

田地里有了濛濛的雾气。月华泼下来，地里就扯起一道乳色的河面一样宽的雾障，浑如薄绡，似静似动，似沉似浮，似远似近。奇怪的是它并不阻碍你的视线，你可以看到远方的树木，远方的黑黢黢的村落；在一个遥远遥远的地方，有你的亲人，你看得清他们动人的忧思，看得清他们褐色眸子中的你——你怎敢有一丝一毫的不安分？

雾障下的翠绿正偷偷地变黄。立秋十八天，寸草结籽，田野趋向成熟。地里呈现出诸多的层次，有光秃秃的一片，有蓊蓊郁郁的一片；有稀疏的一块，有稠稠的一块；这一方稻高草矮，那一方草长稻低。水稻收成不会好。半荒芜总比全荒芜强。该生长的就任其生长吧！大自然本不应该雕琢与涂改。

小路两边的小沟里流淌着清清的水。露出水面的水草，芦苇不住地在水面勾出无数的涟漪。水面下的柳叶竿疏密有致，像是大地的经络，在阒然的月色里飘飘欲上……

他习惯一个人**拉**车子，
和别人一起**拉**，
他配不好步子，
拉得混乱，
心里磕磕绊绊；
况且，
他有的是力气，
拉上**一**，
他也像儿戏。



蓦然有青蛙从路的一边跳到另一边。

蓦然有一对水鸡比翼飞起，消失在天幕。

蓦然有一个赤身儿童迎面而来，沿着小沟，一手提只尼龙网兜，里面装满吹着气沫的蟹子。他并不理我们，从容而来，从容而去。

蓦然有几声枪响，响彻原野。你为之精神抖擞，打一个喷嚏似的叫你心旷神怡……

迷人的夜啊，愿你永恒！我们真希望用这崭新的车子拉着你，一代一代！

车轮静止了。

一出镇我们就分好了组，我和孙互根一组，黄东华和徐加力一组。先由他们俩拉，我和老孙坐车，一小时一换——老孙的怀表跑得很准。黄东华掌把，徐加力拉梢子。出镇一里路，东华就把徐加力撵到车上去了。他习惯一个人拉车子，和别人一起，他配不好步子，节奏混乱，心里磕磕绊绊；况且，他有的是力气，拉上一千斤，他也像儿戏。

“累啦？我来拉。”加力说。

“儿才累。”东华瓮声瓮气。

“不累就走呀！……想媳妇啦？”

“儿才想……长虫（蛇），我踩着了长虫。”

老孙无动于衷。

我和徐加力跳下来。

东华习惯赤着脚拉车。他的右脚果然踩着一蛇。蛇头从他的脚后掌下挤出半个，被他压住，左右动弹不得。蛇的身子倒竖着沿着他的脚踝向上盘去。一圈一圈地勒缠了三周。我用手电一照，吓得手腕酸麻，手电滑落在地。强烈的光束照射它的一刹那，它如同被烈烈的火焰灼疼了，如同突然被剥光衣服的女人暴跳忿愤了。你看得清它满身涩鳞恍若炸开了一般，金光跳进你的眼帘。你的眼如同蝎蜇似的；你看得清它浑身蠕动抽搐，暗用气力，要在这次你死我活的搏斗中取胜，它的尾巴狠狠地抽打东华的小腿，多么有力！多么痛快！分明似一条皮鞭，抽得叭叭作响，你不由得瑟瑟发抖了；你看得清它的两眼迸出了火星，火星团团围住你的脑袋，你驱赶不去；你看得清从它的遭受着巨大压力的嘴里，暗紫色的分了杈的长舌迅疾地吞吐，你以为它凶残地舔在你的心上……

“枣树！”我失声叫起来。蛇的舌头格外像我们队仓库院里那棵枯

死的老枣树！不论是颜色，还是分着的杈。

“枣树！”徐加力也神经质地叫着。

老孙依然无动于衷。

我和加力紧靠着，说不出话来。

“你俩还看啵？”黄东华一直坦然地挺着身，不慌不忙的。

我和加力都不怕蛇，但我们从没经受过蛇的绞缠。我说：“不看了。”

东华打几个哈欠，弯腰捏了蛇尾，一圈圈把蛇身从他小腿上“解”下，然后脚一松，蛇被倒提起来，他不住地抖搂它。

“快弄死它吧，赶路要紧。”我说。

东华的手反而抖嗦得轻了：“放了它。”

“放？为什么？”

东华指了指它的腹，我们凑近看清，这是条就要临产的母蛇。这一带没有毒蛇。东华把它丢进水沟。水沟里没有一点儿动静。东华把我们撵上车，车轮又转动了。

月儿随着我们。田间小路更为静谧了。公路离我们远了。时有枪声传来，为我们增添了昂扬之气。孙互根坐在车后，五个手指托起了鸟笼子，两只鹦鹉恣意地飞蹦。老孙很显傲岸，仿佛手上托定了一片湖泊，一个森林，一座山峦，一个地球！你看看他，不由得十分羡慕了：这个夜属于他了！徐加力坐在车厢的中间。他是业余画家，他极少公开献技。他只画女人，只画漂亮的年轻女人。这与形势是格格不入的，他担着不小的风险，一有可乘之机，就拿起他的画笔。他画的女人有的秀丽，有的丰腴；有的娇柔，有的妖娆；有的倔强，有的腼腆；有的笑靥动人，有的泪光点点；有的仰首闭目，有的低头沉思……千姿百态，无不是俊俏无比，风韵迷人。“我的媳妇。我画的是我的媳妇们。”他不苟言笑地对你说。他画了多少张记得很准。他一张张地珍藏起来，谁也找不着，谁也要不来。“我的媳妇能给别人吗？你配有这样的媳妇吗？”他轻蔑地投你一瞥，你怎能不为他拥有如此之多的绝色女人而大发妒意与醋意呢？

我没有鹦鹉。我不会画画。我只望着月。月儿姗姗地朝我走来，我踌躇满志了。我在晶晶的月亮中看到了我的前途，熠熠生辉。在农村大有可为，改天换地任我驰骋！我没有赶上枪林弹雨的年代，赶上了文化大革命的大波大澜。为了毛主席，为了党中央，为了贫下中农，

我会不惜一切的。我渴望一次壮烈的牺牲，英名同月亮一样长久……

从我的前边传来一种奇怪的声音，均匀有力，不易听辨，节奏鲜明又单调乏味。我前探了身子，终于听清：

……我、们、现、在、思、想、战、线、上、的、一、个、重、要、任、务、就、是、要、开、展、对、修、正、主、义、的、批、判、黄、东、华、背、语、录、丢、了、一、个、字、“对”、后、丢、了、个、“于”、字、这、是、严、重、政、治、错、误、特、作、深、刻、检、查、同、地、主、阶、级、划、清、界、限……

黄东华结满厚茧的脚板短促地拍着潮潮的路面。迈一步吐一字，吐一字迈一步，车轮在匀速地转动。他的两个肩在优美地一起一伏。

哦哦，东华！

我为这个文盲的赤诚与不懈动情了。他不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，谁又是呢？

“唉！……唉唉！”上路以来一言未发的孙互根连连叹息。鸟笼子放在车尾，他畏葸地抱起两膝。

“老孙，你哪里不舒服？”我问。我想起了在那堆坟似的干草垛下，他与那个不知姓名的女人的苟合。我一阵恶心……

“那条蛇跟来了。”老孙说。

大约在七八米外的路中央，真的是一条蛇翘着头摇摆着身子蜿蜒追随。我们谁都相信它就是刚才扔掉的那一条。我们沁沁然了。

“它是报仇还是报恩？”加力说。

“它不会报仇的。它许是陪我们。”老孙说。

蛇渐近了。东华跑起来，蛇也似乎飘离地皮，乘风追来；东华干脆停了脚步，蛇也就地盘踞，保持着一定的距离。

“疹人！”徐加力想起了临行前他母亲塞进他口袋里的那个小纸蛋，连忙掏出来，看也不看就狠狠地抛在车后了。孙互根猛然向车后伸过上身，险些儿一头栽下，扶定鸟笼子的手撒开来，划一个弧，要把那个逝去的纸蛋儿抓回。徐加力扳住他的肩，莫名其妙：“老孙，你要干啥？”

“什么东西？你乱扔。你知道是什么？”

“不用看。我娘爱画符，避邪的。”

孙互根垂了头。徐加力指着盘踞的蛇说：“镇住了！镇住了！”

我下意识地摸了摸我的桃木铜，冰棒般的刺骨的凉，——老人们